



一呈
专栏作家
Q&A

情辩

父母的老套提醒要不要听？

Q 一呈：
最近我跟我妈妈吵架了，吵架的原因是因为我新交往的男朋友。我就是不懂，为什么上了年纪的人对其他人就那么没有信任感。

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大概有三个月了，我们是在同一所大学读书，因为课外活动彼此认识了，感觉也很好。他是一个很贴心的人，懂得怎么照顾我，尊重我的感受，倾听我的内心，这点让我很感动。我把我的这段感情跟父母表露之后，他们就劝我要谨慎，要看他人好不好，不要把自己过早托付给他，要看是不是门当户对等等。这些思想在我看来都已经过时了嘛，特别是这个年代，哪儿还有人把门当户对作为一项明确的择偶标准呢？

在这个世界上，人和人之间还是要要有基本的信任吧，否则这恋爱还怎么谈得下去呢？你说的是吗？

纠结的小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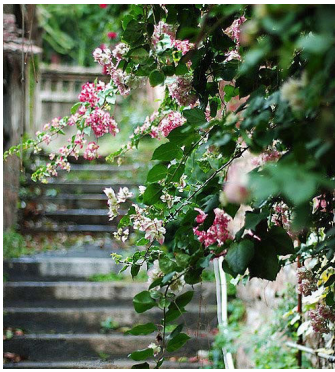
A 纠结的小鱼：
父母对你说这番话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瑕疵，而是因为，在他们人生的历练中，有些事情不得不让他们谨慎行事。简单地说，他们只是不想看到你被一些小恩小惠收买了而已。

请原谅我把话说得很直接。说实在的，谁不希望这个世界像偶像剧那样处处都是真善美呢？可是，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一些重要的选择，没有面临着人生某些关键的路口，你怎么会意识到对方对你的“贴心”到底会是怎样的程度呢？

有时候，你甚至自己都意识不到爱情有多脆弱，人性是多么经不住考验。如果他面临一个出国的机会而你又不愿意异地恋呢？如果他的家人不接受你呢？如果他因为工作而不得不和另一个很优秀的女生搭档呢？这些以及无数种类似的问题才是爱情中真正需要面对的。而你说的尊重你的感受倾听你的想法，或许一个好朋友也是能够做到的吧？他的不可替代，体现在哪儿？

爱情有它狰狞的一面。朋友彼此还能保持安全距离，但爱情意味着一个人彻底闯入你的生活，两个人是否能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，不会像你说的那么容易，而是要真正经过一番锤炼，才能检验它到底会不会幸存。基本的信任当然可以有，但在爱情中，冷静的头脑同样很重要。

一呈



离婚缓冲期有必要吗？

在广州近期想离婚，需要等上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，这就是最近引起热议的话题：离婚“限号”。该措施的目的，据说是为了挽救盲目离婚家庭。离婚限号，只是要延缓离婚，不是限制离婚。站在婚姻缓冲期的“调节平台”上，它更具有理性、冷静、反思、和谐的婚姻缓冲和调剂效果。

当且仅当两人都是对方唯一真爱即没有外遇，因鸡毛蒜皮琐事而冲动奔去离婚时，离婚缓冲期才可能是有效的。

所谓缓冲，其实是一种外在拉开距离的办法。如果没领成离婚证，还是回到同一屋檐下，继续吵吵闹闹或者冷战，那么缓冲期一到，仍然会导向离婚。所以如何度过缓冲期也需要思考，最好两人暂时分开，回归结婚前的单身状态，而且最好两个人都选择独处。因为朋友也好长辈也罢，都属于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而他们的言论，无论是正面影响还是激起反叛情绪，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当事人，使之没法倾听自己的直觉与初心。

相爱伊始时的初心，是需要安静的空间和时

间，重新从记忆中读取的。

不忘初心只是第一阶段，第二阶段是冷静反省。自己的问题还是对方的问题，外界的问题还是内在的问题，本质的问题还是表面的问题。最后是想清楚，这问题能得到解决吗，还是会周而复始地产生伤害？

日本富士电视台有过一档婚恋纪实真人秀节目《离婚旅行》，既有吵得不可开交所有矛盾激化的，也有温情相处最后仍冷静分手的，还有不少复合的夫妻。可见旅行也是个不错的方案。

归根结底，缓冲，是为心有真爱的人准备的。有情，有爱，缓冲其实也是历练。

真爱与自我反省缺一不可

文 | 走走

我们都看到离婚率年复一年地上升。是什么原因？个人觉得还是婚姻的实质有所变化。如果当婚姻由一种契约变成一纸文书；由爱情的升华变成激情的延续；由最终的归宿变成只是人生的一站；抛开那些别有所图的离婚不谈，剩下的婚姻何以变得如此脆弱？真相只有一个，快餐化。

当情书变得快餐化了，我们没有空闲去咀嚼文字中的小心思，只留下了“约吗？”与“约”；当交流变得快餐化了，我们没有空闲去深入了解彼此的性格、爱好、志向，只留下了“高吗？富吗？帅吗？”与“白吗？富吗？美吗？”；当相守变得快餐化了，我们没有空闲去彼此谦让、相互

适应，只留下了“老娘真是瞎了眼”与“离就离，谁怕谁”。

因此，对于给离婚限号，使得夫妻双方有一个缓冲期是否对降低离婚率有效，我是持怀疑态度的。为什么？大树的根烂了，不去拔树而是抱着美好的愿望凑活，万一来个大风大雨，大树倒下压倒花草草总是不好的。倒是在种树时就夯实泥土，在一段感情开始的时候就保持慎重的态度，在互相了解、深思熟虑后再步入婚姻的殿堂，这也许能筛除掉那些冲动的结婚者，更有利于降低离婚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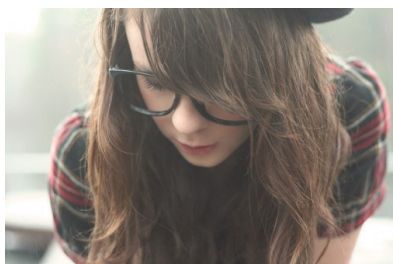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说，与其离婚限号，不如结婚排队。

离婚限号不如结婚排队

文 | 心融二姐

他很爱笑，但其实内心很孤独

文 | 薛政



当和周围人相处时，他很喜欢自嘲，他的这种做法也让他看起来很容易接近。久而久之，他就成了一个公认的“活宝”，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也会拿他开玩笑。

他一开始也并没有觉得什么，偶尔也会因为周围人对自己的关注而沾沾自喜，感觉自己是朋友圈里的中心。可是久而久之，他渐渐不喜欢这种看起来很受欢迎的形象了。第一次让他感觉不太对劲的，是朋友一些有些过分的玩笑。他觉得，虽然自己甘愿充当活宝的角色，但毕竟还是有个限度的，如果朋友总是越过这个限度，他并没有办法接受。之后，他觉得他也没办法跟朋友讨论一些严肃的东西了，因为朋友们总是认为他这种“开朗”的人故作“深沉”，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。

心理分析：

有一个故事：一个带着面具的忧郁症患者去看医生，医生强烈推荐他去看某某演员的脱口秀节目，说这个节

目实在是太好笑了。这时，这个患者慢慢把面具摘下，泪流满面——原来他就是这个演员。

社会心理学家乔治·赫伯特·米德区分了“主我”（I）和“宾我”（me）。这个区别明确了自我中的两个组成部分：主我是自我中自由的、能动的那一部分，它对这个世界做出符合自己愿望的反应，而宾我实际上是他人对自我的态度和看法，但是与此同时我将它认同为自我。

这两个部分有时是和谐的，但是在另一些时候，这两部分是处在一种张力之中的。我们在某一刻，会强烈地想要突破世人眼光的樊笼，企求做回自己，但做到这一点可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冒犯众人总是会带来风险。

重要的是在两者之间保持一个平衡，特别是，人们能清楚地认识到自我中宾我的那一部分，认识到什么是为了让自己符合他人眼中的自我而做出的“表演”，并且把这一部分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。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彻底丧失自己，让自己沦为仅为他人而活的机器。

心结